



《绝密使命》中扮演地下交通员

张桐：在广东茶铺里

体验生活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

革命历史剧《绝密使命》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。该剧首次聚焦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，讲述了交通员在长达3000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、传送情报、护送干部的故事。

剧中，张桐饰演地下交通员潘雨青：皮肤晒得黝黑，穿一身粗布衣服，鞋子上的破洞露出一个脚趾头，面对敌人的盘查能用吊儿郎当的笑容伪装，战友倒在自己面前却只能隐忍……凭借层次分明的表演，张桐将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但有着赤胆忠心 and 英勇智慧的地下交通员形象塑造得丰满鲜活，获得不少观众的称赞。

从《亮剑》中的魏和尚、《绝命后卫师》中的陈树湘，到《觉醒年代》中的李大钊、《绝密使命》中的潘雨青，张桐扮演过多个革命英雄人物，角色性格各异，但均深入人心。近日，他在采访中分享了扮演革命先辈的心得感受：“作为演员，我能将先辈们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可以让更多观众了解他们、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对我来说是特别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”

关于角色 底层中成长的“先知先觉者”

记者：如何评价潘雨青这个人物？

张桐：他出身草根，是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人，属于被剥削的阶层。他每天早起晚睡可能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还要看周围各种高高在上势力的脸色，比如说剧中的民团和乡绅。所以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就是混迹于酒肆赌场，喝点酒麻痹自己。为了生存，他必须锻炼自己的适应性，见风使舵、察言观色。这些原本是他生存的一些必备技能，但后来也成了他作为一个地下交通员的优势。

记者：跟你以往塑造过的革命英雄角色相比，潘雨青有什么

不同之处？

张桐：他应该算是把有理想和“接地气”两种特征融合了。像《觉醒年代》里的李大钊，他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，他的行动是为了给更多的劳苦大众带来希望。而潘雨青这个人物，可能算是一个底层的“先知先觉者”，因为他身边很多人都只是浑浑噩噩地活着，不知道反抗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但他是一个特别另类的底层人物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：“我以前活得像个鬼，但我未来可以像个人。”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至善的种子，而他愿意让这个种子发芽，去为了更多人和更崇高的理想而活。

关于表演

《亮剑》开始没演过“坏人”

记者：《绝命后卫师》陈树湘、《觉醒年代》李大钊、《绝密使命》潘雨青……演过这么多革命先辈，对你表演的态度有什么影响吗？

张桐：他们都有特别崇高的理想，而且这个崇高理想并不是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是想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。作为演员，我能将先辈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可以让更多观众了解他们、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对我来说是特别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

记者：有网友评价，你的长相太“正”，限制了你能接角色的类型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

张桐：我觉得这个评价挺客观的。因为演员毕竟是一个实体，也是一个载体。我从拍《亮剑》开始就基本没演过所谓的坏人，甚至也没演过亦正亦邪的人物。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因为我长得太“正”，演坏人没人信，但从业职业特性来讲，我愿意去尝试不同的人，至于是否有机会就要看实际情况了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随你选择，当下最想演什么角色？

张桐：希望演一些在我演艺生涯中没演过的角色。因为创作是无止境的，希望我能把对不同的理解呈现给大家。没有具象到我非要去怎样，还是看时机、看剧本、看团队、看因缘。剧本生动、团队专业、题材新颖的剧会打动我，有创作冲动我就可以去演。

记者：拍戏至今快20年了，如何看待演员这个身份？

张桐：演员是我的一份工作，也是我的一个爱好，甚至是有执念的一个爱好。对于表演我是有强烈执念的，这种执念对生活来说并不太好，会让我有一些精神敏感。但看看我周遭的优秀演员，哪一个不是特别认真和执着呢？我们都热爱这个行业了。我觉得我在表演方面是走上了一条“无尽之路”，可能我永远要去学习、反思，永远要从同行和老师的身上汲取更多能量，这是我未来道路的一个方向。我不知道未来几年自己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想法，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。



张桐饰演的潘雨青有理想也“接地气”

关于拍摄 在剧本的脉络里“二度创作”

记者：你在表演前都做了哪些功课？

张桐：首先去参观了人物原型蔡雨青的事迹馆。去了之后我们发现，很多地下交通员都是没有姓名的，他们留下来的东西非常少，尤其是人物性格层面。其实潘雨青这个角色，我们是概括了一个交通员的艺术形象，他身上融合的不仅仅是蔡雨青的事迹和性格，而是整个地下交通线在艺术上的一次揭示。所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典型性人物的思想层面的东西，集合到一个的人身上。最终塑造的角色是一个底层人物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也没有经过系统的逻辑思辨训练，但他有生存技能，有社会生活智慧的一面，从这个逻辑出发去进行融合和再塑造。

记者：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？

张桐：拍的时候是在广东梅州等地实地取景，我们经常去当地人的茶铺里喝茶聊天，他们特别好客，有时中午会请我们吃广东的烧鹅。我们会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、气候变化，从中了解当地人的基本风貌，剧中很多生活素材也是从当地提取的。

记者：拍摄过程中，有临场发挥的戏份吗？

张桐：有很多。实际上拍摄出来的结果，和剧本上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演员和导演在现场的“二度创作”。我们会以剧本大纲为基础，看明白这场戏到底想讲什么，再放到具体的环境中，随着演员不同的调度、理解，我们可能会展现出和剧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比如去送“大表哥”“上海爷叔”的那几场戏，很多具体的行为、态度都是剧本上不曾有的，但都在剧本的脉络之中。

记者：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？

张桐：拍的时候是在广东梅州等地实地取景，我们经常去当地人的茶铺里喝茶聊天，他们特别好客，有时中午会请我们吃广东的烧鹅。我们会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、气候变化，从中了解当地人的基本风貌，剧中很多生活素材也是从当地提取的。

E-mail:hdzp@ycwb.com

2021年5月11日/星期二/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/美编 陈健怡/校对 赵丹丹

善良的选择

王继怀

岳父和他的酒

曹锦标

“五一”长假，回了趟老家，见到一位多年未见的也是从外地回来的朋友。我们聊了很久，聊到深夜，聊了很多事，聊到动情时，他向我讲了一件藏在他心里已经很多年的往事。

他出生在一座大山里，高三时父亲去世，给他留下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妹妹，对本就贫穷的他家无疑雪上加霜。父亲去世，对中年丧偶且多病的母亲是致命的打击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她头发全白了。他母亲强撑着这个家，早出晚归，无论冬夏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里拼命干活，但却丝毫没能改变他家贫穷的境况，还新欠了邻居和亲戚不少钱。

朋友说，每次放假回家，看到满头白发的母亲，转过身去，他的泪水就不争气地往下流。作为长子，他几次跟母亲说要辍学回家，帮她撑起这个家，但每次母亲都是

流着泪坚决不同意，并说他是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。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，他拼命地读书，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的前三名。

那是一个让他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，放学后，正在水泥板上洗衣服，突然听到学校广播室喊自己的名字，要他去接电话，开始以为听错了，因为入校以来，从来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。再听一遍，还是在喊他的名字，他赶紧跑向学校电话室，电话是邻居打过来的，说他母亲在地里干活时晕倒了，送进了医院，要他赶快去医院。这晴天霹雳，让他吓呆了。赶到医院，医生告诉他，母亲病得不轻，需要住院，他抱着医生大哭：“大夫，求求您一定要治好我母亲……”医生安慰一番后，要他赶紧回去筹钱。

那时的山村，乡亲们都不宽裕，哪有余钱，他借了好几天也没

借到多少钱。也许是救母心切，也许是真的急昏了头，那段时间，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找钱救母亲。那天他不知是怎样走进了一家商店，看到打开的柜子里放着一叠现金，见店里没人，他把钱塞进自己裤兜，就在这时，老板娘出来了，一把抓住他，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店主出来了，朋友哭着讲述了母亲的情况，向他们苦苦哀求。听了他的话后，店主和老板娘在一旁嘀咕了好一阵后，店主走过来，狠狠地教育了他一番，然后把准备用来进货的钱借给了他。

后来他母亲出院了。那年九月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后，有了自己的公司，生意做得很好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年那商店的事情，始终没有忘记那家人。

一天，他带了几万元的现金

和精心挑选的礼物来到那家商店看望当年的恩人，老板娘接待了他。看到西装革履的他，老板娘说他变化太大了，差点认不出来。

朋友向商店的老板娘讲述了自己现在的情况，把钱和礼物交给老板娘，感谢他们当年对他的帮助。但老板娘把钱和礼物都退给了朋友，始终不肯收，说她丈夫已经去世，但那天的事情还清晰记得，如果不是朋友特意来，他不会把那天的真相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答应了他丈夫，要对这件事保密。

她说，抓住他后，起初她是决定要把朋友送派出所的，但他丈夫坚决不同意。她丈夫说：“如果送派出所，那性质就变了，这孩子可能就会受到影响，甚至会参加不了高考，从孩子讲的情况看，特别是他那双可怜的眼睛，我敢肯定孩子没说谎，也是救母心

切，一时糊涂才犯了错，我们应该好好教育他，但更要选择帮助他。”怎样选择，那天她和丈夫商量了很久，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丈夫的选择。

听了老板娘话，想着已去世的善良的店主，朋友竟失声大哭起来。在老板娘的陪同下，朋友来到店主的坟前，真诚地向这位当年选择帮助他的善良老人深深地鞠了躬，在心里无数次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向店主那样选择去帮助别人，绝不能辜负了他当年对自己的一片苦心。

朋友说，现在他时常会想起那年那商店的事情，在心底里感恩那家人，也一直像店主那样选择去帮助人，也帮了不少人。他还坚定地选择去一直做下去。

听了朋友的故事，推开窗，清风拂面……

紫荆花开欲燃时

刘付晓琦

“歪脖子树”，它是可爱的。

冬春之际，紫荆花一朵盘地绽放，几乎看不见一丝绿色，像是天上的粉霞落到了树间，在枝头极尽明媚。这个时候如能躺在树上得是多大的惬意！花香融融，花色燃燃，蜂蝶相舞，呼吸间满是洋洋的惬意，若是无事，我能在树上躺一个下午。

紫荆的花蕊是能吃的，细长的蕊，粉白润亮，末头沾着一小点黄绒绒的花粉，就像昆虫的触角，甚是可爱。轻轻折下一细枝蕊，掐去花柄，放在齿间细细地嚼，轻酸微甜，就和紫荆的花香一般。

有时树下会站着一些眼巴巴的同学，满脸惊讶、好奇地张着嘴，有些甚至从地上捡起尚未完全的一朵，吹去泥土，也将花蕊折来嚼。

紫荆最美的时候，不是在

它全绽时，而是在它未绽初凋的那些日子。我的母亲也是极其喜爱紫荆的人，她时常牵着幼时的我的手，定定地站在树前，数着掉落的花或是花瓣，叹道：“宝贝，你看，花雨好美啊！”是的，紫荆的凋零并不是像其他花那般，红颜老尽才凄凄婉婉地从枝头飘落，紫荆掉落是充满诗意和美感的，就像一位风华正茂的名媛从台上走下，走进生活里，美丽的容颜并没有消减，只是更温婉、更惬意。仍旧艳丽如花或花瓣静静地卧在凉润的泥土上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铺上了柔软的地毯。树一团争放，地上一片静好，这样的景可以算得上至美了。

八年前，我的童年随着那棵“歪脖子”紫荆的倒下而画上了句号。那时我们一家人已搬出校园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双层楼，学校也修建了一栋新的

宿舍楼，树旁没有了叽叽喳喳的闹声，也没有了因好奇而捡起地上的花来吃的小孩。新家旁没有紫荆，但是有一棵花香清雅的柚子，它长得很高很直，我完全爬不上去，也不再适宜爬上去。

那个暑假，当我还在北京消受着灼热的太阳时，湛江刮了很大的一场台风，铺天盖地，扫荡了一切有些年岁的树。当我回到家里时，母亲告诉我：“学校宿舍前那棵紫荆倒了。”倒了。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情绪波动，只是默默地骑着自行车去往那个已经是十分寂静的角落——那里早就野草丛生……

上了大学，校园里遍植紫荆，粉的白的紫的，占尽春色。眼前又浮起那棵“歪脖子”紫荆，它似乎总是静静地开，静静地落……



和平(国画) 梁境峰

杜甫有名句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背。此诗为杜甫在早期流亡所作，在国破山河在的离乱时代，还能写出这样清丽温暖的诗句，可见春光之美。

说到春天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紫荆。在总角之年，我便已非常喜欢紫荆，尤其喜欢学校宿舍楼前的那棵。

那时我们一家人还住在学校里，教师宿舍楼前便是学生宿舍，我很喜欢，午饭过后总是爱往学生宿舍跑。住宿舍有规定是不可爬树的，但我不是住宿舍生，加之我的父母又是老师，便经常“有恃无恐”地跑到树上拈花折叶。

这棵树长相奇特，并不似其他树般往上长，它只是在靠近根部那一小部分是趋上的，而其余的部分则是侧躺着长，就像频繁出现在文人画中的

慢使之自然冷却到一定程度，然后将先前捣碎后呈粉末状的“饼药”撒入米饭中，反复搅拌和匀，装入酒缸，并在柴房就地砌上一个窝，酒缸置于其中，上面盖些稻草棉絮衣物之类能使之保温发酵的物件，如此，制酒的第一个工序就算完成了。

大约三天后，就可以将这些发酵得差不多的“米饭”（“糟”）装入坛子里封存起来。再过上那么一段时间，瞅着火候到了，便可将坛子里发过酵的“米饭”（“糟”）倒进大锅，上面架上木制的甑子，甑子内安上竹尖，外面接上竹筒，竹筒下面放置好接酒的坛子，再在甑子上架上一口锅（农村人谓之“天锅”），锅里放满冷水，一切就绪，就可以烧火开烤了。随着灶火变旺，温度逐渐上升，竹筒里的酒便开始流出来。

“烤酒时的火也有讲究，要用慢火，不温不火，烤出的酒质地才好；如果火太急，便会烧锅，烤出的酒便有一股子烧锅味，那叫烧锅酒，不是不能喝，而是口感有滴子差。”平时寡言少语的岳父讲起烤酒经来，如数家珍、滔滔不绝。

来到广州后，岳父喝自制米酒的机会就少了，毕竟这里没有农村的条件，无法自行烤制，带来的酒喝完时，便只有喝些其他的酒。有时，我会托人从老家顺便捎带几桶米酒来，但毕竟这样不是长久之计，故而大多时候，我会从网上给他买一些诸如二锅头之类的酒，在我看来，二锅头比起其他酒来在质量上应该要靠谱得胜一筹。但岳父嫌其度数太高（抑或价格超出了他认可的范围），要么就是在原来喝的量上适当减少一些，要么就是弄些药材泡上一阵后，再慢慢喝，他说这样子才会不辣，及顺好入喉。有时，我忘了及时买酒，他便一个人到市场上逛，专寻些便宜的广东当地土酒。

岳父一辈都与酒为伴，即便已年过半百，依然对酒情有独钟。耳畔依稀又传来岳父的声音：今天有什么个菜，还喝喝酒来么？岳父永远是那句一成不变的回答：喝就喝酒了嘛！